
昆侖與蜀山——修仙小說中的道門想像¹

蔡翔宇²

摘要：對於修仙，歷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出塵想像，而通俗文學和民間口傳中更有數不盡的瑰麗傳說，加之當代已有的修仙小說乃至部分修仙題材影視、遊戲作品的影響，形成了一個內容豐富但結構散亂甚至內部自相矛盾的巨大文化空間。昆侖與蜀山是當代修仙小說中常見的道門類型，其背後各有一支具有典型性的悠久文學或文化傳統，本文嘗試通過對這兩個形象的淵源梳理揭示修仙小說的文本傳統可能，而《太浩》、《鎮魂》、《仙葫》、《羅浮》、《修真世界》等當代修仙小說中對兩個道門的具體使用，向我們提示了不同作者對修仙的理解差異以及各自的情節設計。

關鍵詞：網路文學、修仙小說、道門、昆侖、蜀山

¹ 收件日期：2020/05/18；修改日期：2020/08/28；接受日期：2020/09/27

²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研究生

Kunlun and Shushan: A Daoist Monastery Imagination in Immortal Fiction³

Cai, Xiang-yu⁴

Abstract : Daoist cultivation has been the subject of a great deal of imagination by writers and scholars throughout the ages, as well as countless magnificent legends in popular literature and folk oral traditions, which, together with the influence of contemporary immortal fictions and even some immortal-themed films and games, have created a rich but chaotic and even internally contradictory cultural space. Kunlun and Shushan are two common Daoist Monasteries in contemporary immortal fiction each with its own typical long literary or cultural traditio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reveal the textual traditions of immortal novels by examining the origins of these two images. Meanwhile the specific use of these two Daoist Monastery in contemporary immortal novels such as *Taihao*, *Zhenhun*, *Immortal Gourd*, *Luofu*, and *the World of Daoist cultivation* suggests to u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authors' understanding of immortality and the design of their respective plots.

³ Received: May 18, 2020; Sent out for revision: August 28, 2020;
Accepted: September 27, 2020

⁴ Ph. D. Student in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Peking University.

Keywords : Internet literature, Immortal fiction, Daoist Monastery, Kunlun, Shushan

一、前言：修仙小說難辨的淵源

「修仙」又稱「修真」，也被長期混稱為「仙俠」，是在歐美與日式幻想文藝的刺激下，從傳統武俠和神魔小說中生長出來的、對內容和結構有較強規定性的中國風格的網路幻想小說類型，講述的多是由人修煉成仙的故事。⁵絕大多數主角「修煉成仙」的經歷都從道門開始，而劇情也總避不開各門派之間錯綜複雜的關係，因此，道門的形象如何，是修仙小說的一個重要的基礎設定。

而作為中國網路小說中最流行的類型之一，巨量的作者群體提供了數量龐大的作品，但這同時也意味著其中的絕大部分不可能有系統的道教經典研習經歷，他們對道教知識的瞭解主要從此前自身的閱讀經驗中來。在我國的文學傳統中，對神仙的描寫從未缺席，從《山海經》中的奇珍異獸，到《蜀山劍俠傳》的峨眉劍修，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的出塵想像，而通俗文學和民間口傳中更有數不盡的瑰麗傳說，加之當代已有的修仙小說乃至部分修仙題材影視、遊戲作品的影響，已經形成了一個內容豐富但結構散亂甚至內部自相矛盾的巨大文化空間。

在這樣的文化土壤滋養下，修仙小說呈現出多樣的形態：以《佛本是道》、《仙葫》為代表的的一批「洪荒流」小說大量借用《封神演義》、《西遊記》和神話的資源，暢想遠古時代；從志怪筆記、民間傳說和神魔武俠中汲取靈感的一類，將故事安置在類封建王朝的背景中，幻想修士在山野與紅塵中的歷練；極少數如「無極書蟲」一樣翻閱道教典籍的作者嫻熟地化用神仙名諱建構體系，用小說講

⁵ 邵燕君主編：《破壁書：網路文化關鍵字》（北京：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頁253。

述他們的修行觀念，謂之「修真」；而更多的作者來者不拒，借用修仙小說中的名詞和設定，實際使用遊戲化的資料與行文邏輯，寫作與「東方玄幻」界限模糊的修仙作品。

在種種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轉引、借鑒、重組中，修仙小說體現出比其他類型更具「互文性」的樣態，一些新讀者以文本內的闡釋為「真相」，而老讀者們則常以辨識和交流發掘出的設定源頭為樂，在這種錯綜複雜的場域裡，顯然，想要完成對任一修仙小說清晰的細分類型指認都是一個艱難甚至不可能的任務，不過抽取其中主要且清晰的線索仍然是可能實現的。

道門原型是這些轉借多次的符號中重要的一類，「昆侖」和「蜀山」這兩個在修仙小說中最常見的門派形象，正是標誌了兩個明顯的來源：前者可以上溯至《山海經》等神話文本，經由道教經典的敷衍和《封神演義》等神魔小說的再演繹，最終形成道門魁首的形象；後者則是前代傳奇志怪及武俠小說經《蜀山劍俠傳》整合後形塑劍派之餘響，不過往往不直接取峨眉或蜀山之名，而是各有命名。借由對這二者發展歷程的分析，我們可以一窺網文作者如何想像道門，並在其中加入自己對歷史、地理、宗教乃至社會結構的思考。

二、帝之下都：昆侖神話與傳說的形塑

即使是在對於昆侖這一意象研究已經非常繁多的今天，我們也很難指出，昆侖到底是一座怎樣的山嶽，它時而現為「帝之下都」，由陸吾司掌；時而是西王母的居所，也助推著西王母逐漸從一個地方神變為女仙首領。但在此之外，又有許多細節還處在爭議之中，比如，「帝」與黃帝是否是同一人，天柱究竟是山本身，還是另有一銅柱實體……隨著昆侖意象的一次次出現，它也變得越來越錯綜

複雜，難以定性。但有一個觀點基本得到公認，即今日地理上的昆侖山，與神話中的昆侖不相重合。

為了釐清其中的變化，不妨回溯昆侖意象的變化過程中的一些重要文本，以觀察其意涵的流變。

（一）《山海經》中「昆侖」的原始形象

最早可以查考的原始文獻是《山海經》，雖然其中有多處提及昆侖，但除了下述三處以外，都粗疏簡略，並不具有後世明顯的崇高特性，故在此不列餘者，僅觀此三文。

目前學界普遍的認識中，《山經》的底本是較早出現的，在〈西山經〉中，這樣描述昆侖：

西南四百里，曰昆侖之丘，是實惟帝之下都，神陸吾司之。其神狀虎身而九尾，人面而虎爪；是神也，司天之九部及帝之囿時。……河水出焉，而南流東注於無達。赤水出焉，而東南流注於泛天之水。洋水出焉，而西南流注於醜塗之水。黑水出焉，而西流於大杆。是多怪鳥獸。⁶

這個段落也被普遍認為是可考的最原初對於昆侖之描述。本篇中，昆侖作為「帝之下都」的地位極為明確，具有類虎特徵的神陸吾司掌這裡，且黃河從此發源。對比於山經中其他很多地方僅是奇花異草怪獸的表述，昆侖特殊的崇高地位一目了然。

而在〈海內北經〉中的表述，或許可以看作對上文的一種補充：

海內昆侖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侖之虛，方八百里，高萬仞。上有木禾，長五尋，大五圍。面有九井，以玉為檻。

⁶ 袁珂：《山海經校注》（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頁42。

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百神之所在。在八隅之岩，赤水之際，非仁羿莫能上岡之岩。⁷

同樣是帝之下都，赤水在旁；不提陸吾而說開明獸，而其在《海內西經》述及為「身大類虎而九首」，顯然是相類的形象。補充之處一是對昆侖外形的描寫，二則對昆侖「百神之所在」的敘述，結合此後昆侖山形象一步步抬升的過程，也就不難理解，為何許多學者都將昆侖比作東方的奧林匹斯山了。

而〈大荒西經〉的描述則開始與以上表述出現抵牾：

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⁸

首先特別的是它的地理位置，〈西山經〉中提及黃河從此向東南流注，顯然它處於西北方向，與〈海內北經〉相同，而這裡說它在西海之南，似有矛盾；其次帝之下都的地位不復存在，反而多出了一個「西王母」。

到此，昆侖山本身的兩種後世演化途徑已經奠定：一是作為「帝之下都」、「百神之所在」，歸屬於「帝」，成為至高無上的權力之代表，以及東方世界中崇高神權的象徵；另一條，則是伴隨著西王母形象的抬升和美化，最終作為女仙之首的居所，群仙環繞的仙山——這個途徑受道教尤其是上清派的影響尤多。⁹

7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258。

8 袁珂：《山海經校注》，頁 344。

9 詳見張澤洪：〈論道教西王母與昆侖山神話〉，《道教學刊》，第 2 期（2018 年），頁 23-38。

(二) 仙話與傳說中的繼承與變異

在《山海經》之後，還有大量的典籍對崑崙山進行了描述和補充。其中有代表性且較早的，是一般認為東周成書的《穆天子傳》，其中記載崑崙：「吉日辛酉，天子升於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¹⁰ 如果說在《山海經》中還很難確證「帝」與黃帝之間的關係，在這裡，其已經明確表述為崑崙上就是黃帝的居所，但同時，也將帝的居所直接放置在了崑崙山巔。

時代稍後的《淮南子》中，對於崑崙有多段表述，其中最詳盡的是〈墜形訓〉：

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為名山，掘崑崙虛以為下地……崑崙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¹¹

結合之後〈時則訓〉「中央之極，自崑崙東絕兩恒山……黃帝、後土之所司者萬二千里。」的內容，¹² 黃帝在此應是被等同為「太帝」，亦即「帝」，但在崑崙與帝居之間，有了多層阻隔，崑崙之上是涼風之山，再上是懸圃，最後才到上天。帝居從原先雖不可及卻仍在地的空間位置，逐漸升抬至對人的絕不可能之處，原本的平面結構有了縱向的空間。

及至西晉，王嘉《拾遺記》卷十〈崑崙山〉說「崑崙山有昆陵

¹⁰ 顧實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年），頁63-68。

¹¹ 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頁40-41。

¹² 劉安：《淮南子》，頁59。

之地，其高出日月之上。山有九層，每層相去萬裡。」¹³ 昆侖的高處已經超乎日月，中間更分了九層之多，比起之前「高萬仞」的抽象表述，更明顯地強調了其不可接觸。另有「昆侖山者，西方曰須彌山」的敘述，¹⁴ 這提示後來者對昆侖形象的構建中也雜有對佛教元素的借用，這本來或許只是為了強調其「地中」的地位，但也難免給予它與佛教的關聯性。¹⁵

值得一提的是，託名東方朔，實為南朝方士所作的《十洲記》中對昆侖形象的描述發生了突轉：

山高平地三萬六千里，上三角面，方長萬里，形似偃盆，中央小狹上廣。其一角正北，干辰星之精，名曰閭風臺。一角正西，名曰玄圃臺。其一角正東，名曰崑崙宮。一處有積金，為天墉城，面方千里，城上安金臺五所，玉樓十二。¹⁶

本來逐步抬高的層累結構重新打回平面，山體也倒轉為「下狹上廣」，這與《拾遺記》中的東海三神山「形如壺器，此三山上廣中狹下方」的形態描述一致，其實標記著蓬萊神話系統與昆侖神話系統的深度融合，借重於昆侖本身「帝之下都」的地位，這個悄然發生的支脈賦予它仙家至高聖地的位置，讓昆侖有了由神轉仙的傾向。¹⁷

唐代《藝文類聚》轉引較為充分，其「昆侖山」一條中有提及，

¹³ 王嘉：《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頁221。

¹⁴ 王嘉：《拾遺記》，頁221。

¹⁵ 詳見羅焱英：〈昆侖神話與漢唐道教的世界結構〉，《雲南社會科學》，第1期（2014年1月），頁149-154。

¹⁶ 《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卷22，頁522。

¹⁷ 詳見李炳海：〈以蓬萊之仙境 化昆侖之神鄉——中國古代兩大神話系統的早期融合〉，《東嶽論叢》，第4期（2004年7月），頁139-143。

「《河圖》曰，昆侖之墟，五城十二樓，河水出焉。……《神異經》曰，昆侖有銅柱焉，其高入天，所謂天柱也。」¹⁸ 雖不可盡作確證資料，但當作一條有益的旁證亦足：傳說更早於《山海經》的《河圖》提供了黃河出於昆侖的證據，五城十二樓在後來漢代的解釋中被認為是黃帝所造；相傳是漢代東方朔所作的《神異經》將高聳入天的天柱與昆侖山體分離，昆侖被降為天神居所的基座，而「天」被遠遠抬升出去了。

隨著昆侖神話的逐漸流傳，民間又為其補充了許多其他的意象。唐李亢《獨異志》有載，「昔宇宙初開之時，只有女媧兄妹二人在昆侖山，而天下未有人民，議以為夫妻，又自羞恥。兄即與其妹上昆侖山……」¹⁹ 在此，昆侖已經被追溯到宇宙初開之時，甚至與女媧這位創世神靈產生了關聯。

更之後的種種傳說不必一一贅述，只消看看明代成書的《封神演義》對昆侖的描述就可見混雜之豐富：它是道門闡教祖庭玉虛宮所在，主持封神，內隱有東西昆侖之分，有瑤池住西王母，而闡教十二金仙中又有普賢真人、慈航真人、文殊廣法天尊三人由道入佛……後來修仙小說中的昆侖形象大多逃不出這個範圍。

不過，需要格外注意的是，在這數千年的文本裡，絕大多數都沒有凡人入山的描寫，也並沒有什麼「門派」在這裡提供修行的路徑，只有一些無例可證的長生流言。昆侖是追慕長生者心中的聖地，但也正因如此，它孤懸世外，只為天生的超凡者敞開大門。

¹⁸ 歐陽詢：《藝文類聚（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頁130。

¹⁹ 李亢：《獨異志宣室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頁79。

三、一劍飛天：從劍俠到劍仙

與昆侖不同，「蜀山」並非故老相傳的神話傳說，而是在 1930 年代《蜀山劍俠傳》名動一時後才確立了特殊的地位——劍仙大派，然而在當下的修仙小說中，「蜀山型」的道門出現頻率並不遜色昆侖。究其原因，還是在於劍仙這一想像在當下的超凡魅力，御劍升空的瀟灑快意、仗劍行俠的豪情肆意、一劍飛仙的進取精神、飛劍纏鬥的驚險刺激，加之劍光、劍丸等多樣的修行方式，讓「仙」有了充足的細節和生動的形象，也符合了主流網文「爽」的需要，比起虛無縹緲的長生，在凡俗武鬥邏輯中變形生長出的身法、武技、威力無疑是更可感、可信的。而劍仙的想像，實非還珠樓主一人之功，追溯起來亦有漫長的演變過程。

（一）飛劍與劍俠的演進

飛劍的傳說由來已久，早在《拾遺記》中就有相關記載：

帝顓頊……有曳影之劍，騰空而舒，若四方有兵，此劍則飛起指其方，則克伐；未用之時，常於匣裡，如龍虎之吟。²⁰

顓頊的曳影劍不但可以騰空，而且似有靈性，藏於劍匣還有特殊的劍鳴，已經具備了後來「飛劍」的基本形象。不過，此後的傳奇志異中描寫的重點大多轉向劍術與劍客，於飛劍的功能上沒有明顯的增補。

相較而言，從唐起，劍俠的形象正式進入了通俗文學的敘事中。段成式《酉陽雜俎》名篇〈京西店老人〉中有「見空中有電光相逐

²⁰ 王嘉《拾遺記》，頁 16。

如鞠杖」的神奇劍光；而裴鏘《傳奇》中收錄的〈聶隱娘〉則給出了能夠變化長短的玄妙劍術。「劍仙，是俠的想像到了極端化的產物，這種想像借助道教煉丹求仙的一整套學說與傳聞材料，根紮在六朝，卻開花結果在唐傳奇中。」²¹ 宋代洪邁《夷堅志》有〈郭倫觀燈〉一篇，一個道人自稱「劍俠」，在篇末「一劍躍出墜地，緩之騰空而去。」至此，御劍穿梭、劍光如電、長短變化等幾個重要的劍術想像已經成型，但往往還只是方術一類，不涉及道教修行。

及至明清，這類作品進一步發展完善，明代鄧志謨的《呂祖飛劍記》、《許仙鐵樹記》中都有引人注意的神劍與劍術，清代《聊齋志異》中〈聶小倩〉、〈俠女〉等篇也多次出現飛劍的敘事元素。康熙年間的長篇說部《女仙外史》則將引入道教的內丹術，煉劍如煉丹，可視為後來所謂「劍胎」、「劍丸」的雛形；乾隆年間《綠野仙蹤》雖未在劍術上有明顯的增補，但對主角冷如冰的內丹修煉與道德修行敘述更為詳細，道教氣息尤為濃厚，這兩部長篇明確地將劍術修煉與道教內丹聯繫在一起，為後來「劍俠」到「劍仙」的轉化奠定了基礎。

這一時期文人也有了梳理劍俠傳統的自覺意識。明代王世貞有四卷《劍俠錄》收集了唐宋武俠的名篇，提供了明確的劍俠指稱。而明末凌濛初《初刻拍案驚奇》卷四中〈程元玉店肆代償錢 十一娘雲岡縱譚俠〉一篇則借劍俠韋十一娘之口講述了唐宋元筆記中的九位元女劍俠的故事，「通過作者對這些人物故事的追溯，我們可以知道，明清時期的武俠小說學習模仿、尋找素材的對象已經基本

²¹ 王立：〈重讀劍仙聶隱娘——互文性、道教與通俗小說題材母題〉，《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 3 期（2001 年 6 月），頁 33。

集中在前代的武俠小說和相關的武俠文學上了。」²² 這是文人模仿自覺的一個典例。到清嘉慶丁秉仁的《瑤華傳》，其中人物無礙子為劍俠道制定了科儀規範，標誌著長篇劍俠的成熟。

清末唐芸洲的《七劍十三俠》更進一步，借用道教吐納練氣，提出了劍仙的具體修行方式，劃分了等級的區別，並說「大凡劍術到了至精至妙的地步，便與真仙無二了」，又兼有提及兵解之術、正邪劍術等，可稱古代劍術描寫的集大成之作。²³ 至此從「劍俠」到「劍仙」的轉化已經基本完成，道教修行觀念的底色、劍術的豐富可能、濟世伏妖的俠義精神，共同構建出一類獨具特色的修行者形象。

（二）《蜀山劍俠傳》的結構性變化

現代武俠小說名家還珠樓主在前人豐富素材的基礎上進行了大膽的想像，創作出廣為流傳的《蜀山劍俠傳》（下文簡稱《蜀山》）系列作品，可以說實現了「劍」這個武俠符號「由形而下到形而上、由古典到現代、由實到虛的飛躍」²⁴，而這個飛躍，是通過系統性的分類分級理性邏輯的引入來實現的。

《蜀山》的世界中，飛劍是最主流的武器，主角出身的峨眉派就有諸多名劍，在情節中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在以往飛劍的功能特

²² 宋巍：《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陝西：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年），頁318。

²³ 詳見羅立群：〈明清長篇劍俠小說的演變及文化特徵〉，《文學遺產》，第3期（2010年5月），頁112。

²⁴ 鄭保純：〈試論「武俠思維」——以《蜀山劍俠傳》中的「劍」為中心〉，《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33卷第3期（2016年6月），頁35。

性基礎上，還珠樓主進一步的深入：御劍飛行不再只是神秘化的描寫，而是轉為俠客們的出行方式，劍負擔著「交通工具」的職能，帶他們在三山五嶽的江湖地理中自由穿梭；飛劍可以化為劍光對敵，各有不同的色彩，是身份的標誌和護身的工具；不同材質、手法煉製的飛劍互有生克，合理推動了情節的發展，也正是「物理的玄理化、玄理的物理化」²⁵的具體表現；部分飛劍的「靈性」進一步發展為「意識」，不僅會主動對敵、護主，如紫郢青索這樣「有個性」的飛劍還需要馴服，有了相對的獨立自主性……這些深入和細節的設計讓「劍」真正成為江湖世界之中的核心符號。

同時，借由峨眉派等門派的塑造，《蜀山》也初步形成了對道門的想像，即使這裡的門派距離後來的修仙小說中動輒千百人、結構嚴整的大派還有一段距離，也已經脫離了此前劍仙憑空而來或來歷含混的神秘性敘事，也大致給出了隱隱脫離凡俗世界卻不乏凡俗氣息的複雜修行界想像。

《蜀山》在劍仙傳統中有著轉捩點的關鍵作用。無論是其後的金庸武俠小說，還是網路修仙小說，甚至作為不少作者靈感來源的遊戲《劍俠情緣》、《軒轅劍》（尤其是十大名劍）、《仙劍奇俠傳》都來源於此。時至今日，修仙小說中的劍仙仍未擺脫《蜀山》的籠罩。

在這樣的敘事傳統中，我們看到了與昆侖神仙迥然不同的異人想像：他們的身影在世俗生活中若隱若現，當然不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卻在奇聞異事發生的關竅現身，點撥著那些獲得奇遇的「幸運兒」，而這些奇遇與我們的距離不遠不近，無法目見卻不乏耳聞，從未觸及又仿佛觸手可及，比與神仙的相遇更可信，也更鮮活——

²⁵ 徐國楨：《還珠樓主論》（上海：正氣書局，1949年），頁28。

無疑，這是普通人更想聽，也更願意回想的故事。

四、神山再現：修仙小說中的昆侖與蜀山

在浩如煙海的修仙小說文本中，出現過太多的門派名稱，加之類似的修行家族、異族勢力等不同的模式，修仙小說中出現過的修行者集體是人力難以窮盡的，因此，昆侖與蜀山是否確實在修仙小說中作為常見元素出現，且在部分文本中具有關鍵的作用，並非不言自明。在進入具體的文本分析之前，筆者希望借助部分資料的分析，檢驗來自個體閱讀的經驗假設。

（一）《起點中文網》數據一窺

為了使用儘量少的資料達到足夠的證明效果，本次分析選取《起點中文網》作為總體背景資料的來源，它是目前佔有市場份額最大的網路小說網站。筆者整理了自《起點中文網》設立其標誌性榜單月票榜以來至 2020 年 4 月，總榜與仙俠類型榜的歷史資料，²⁶ 以期直觀體現仙俠類型在起點各類型中所佔據的重要位置。

²⁶ 「《起點》月票榜」自 2005 年 2 月設立，2020 年與《創世中文網》月票數合併為「原創風雲榜」；自設立至 2016 年 3 月，「武俠仙俠」作為相近類型合併統計，2016 年 4 月起拆分出「仙俠」獨立子榜單。由於網站自身的政策限制，部分作品已被清除出其文本庫與資料庫，無法直接獲取，有待補完，所幸有關本篇涉及的部分資料缺失較少，根據現有資料仍足以得出較為可靠的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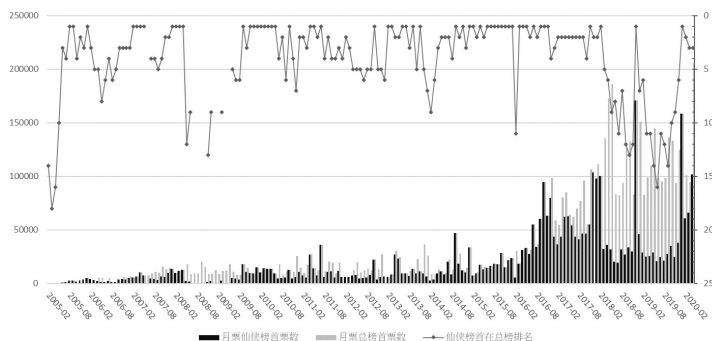


圖 1、《起點》月票榜中仙俠類型榜首的資料表現

仙俠類型榜首在總榜的排名絕大多數位於前五，常有第一，少數低於前五的基本集中在 2018 年 4 月至 2019 年 12 月，且此前仙俠類型榜首票數很少低於總榜首票數半數，可見修仙小說長期有較高熱度，獲得了眾多讀者的歡迎和認可。

表 1、《起點》仙俠類著名作品中的昆侖與蜀山及其相關元素

書名	昆侖	瑤池	蜀山	飛劍
邪風曲	東西昆侖	在昆侖內	峨嵋劍派 青城仙宗	有
惟我獨仙				有
佛本是道	昆侖派	在昆侖內	蜀山劍派	有
寸芒	昆侖仙境		蜀山劍派	有
星辰變				有
凡人修仙傳				有
陽神		瑤池派		有
仙逆				有
遮天	昆侖	瑤池聖地		有
求魔				有
莽荒紀				有
我欲封天	昆侖道			有

書名	昆侖	瑤池	蜀山	飛劍
魔天記				有
玄界之門	昆侖聖域			有
一念永恆				有
天影	昆侖派			無
飛劍問道	昆侖州伊氏			有
凡人修仙之仙界篇		瑤池勝境		有
道君				有
爛柯棋緣				有
我師兄實在太穩健了	昆侖山	在昆侖內		有

經統計，在現有可查文本中，作為仙俠類型榜首累積兩次以上進入總榜前十的作品共二十一部，其中含有以昆侖命名的重要門派（或道場、秘境）的共九部，另有二部含有與昆侖密切相關的瑤池，合計超過總數的一半，且在年代分佈上較為均勻，可見昆侖確實是仙俠類型中的常見元素。

與之相反，使用了蜀山（或峨嵋、青城）直接作為門派命名的，在 2005-2007 年集中出現了三部，2007 年以後則不再有，「蜀山」並沒有作為標誌性的符號出現在後來的修仙小說中。但僅有《天影》一部未使用飛劍作為設定的一部分，且大多數作品中飛劍都作為主角的重要武器，可見《蜀山劍俠傳》中最終成型的劍仙與飛劍形象更多作為設定的基準，被作者們重命名後再加以運用。

當然，在這些作品之外，還有大量作者使用這兩個門派作為自己筆下的創造的基準，即使一部分雖未使用原名，實質上也使用了前輩作者提供的昆侖與蜀山兩個類型的道門結構，他們確實足以作為被主流作者、讀者認可的典例。從這兩個道門的具體使用中，我們可以一窺修仙小說的文本傳統，以及不同作者對修仙的理解差異。

(二) 文本概況

在具體的文本方面，本文選擇《太浩》（無極書蟲，2014）、《鎮魂》（priest，2012）、《仙葫》（流浪的蛤蟆，2010）、《羅浮》（無罪，2009）、《修真世界》（方想，2010）五部作品作為代表，它們分別來自《起點中文網》、《晉江文學城》、《縱橫中文網》三個網站，都曾取得較好的商業成績，是作者的代表作品之一，同時也有較為明顯的昆侖或蜀山元素。筆者嘗試使用詞頻分析的方法獲取整體的資料視角，確證昆侖與蜀山元素確為這些作品中的重要組成。

在進行資料觀察前，筆者注意到，具體文本中，門派在不同段落發揮著地點、身份背景、人物指代等多種功能，因此，結合地點本身在修仙小說中亦常作為身份背景指代的情況以及初步的詞頻結果後，筆者將門派與地點作為一個類型，選出其中前五的高頻詞作為分析的內部參照環境。

另一方面，不同文本的總字數差異巨大，不同作者的語句風格也有所不同，名詞的使用頻率自然有異，若直接對比原始的數量資料，結論較為可疑。筆者認為，想要獲得更直觀的觀察，需要設計一個來自各文本內部的中間量，通過比值得到可以平行比較的資料。在這裡，筆者選擇角色作為詞頻的外部參照。

選擇角色，是出於對網路小說特點的考量。相較於傳統的小說，網路小說的敘事更明顯地以單一主角為中心，即使偶有視角的切換，也幾乎必然在一章（約 3000-5000 字）內回到主角視角。而數量不等的重要配角，雖然遠比不上主角的出現頻率，依然是劇情的重要推動力。而小說的其它要素，如情節和環境，常以段落甚至

篇章的篇幅體現，難以統計，因此，可以通過詞頻直接表示的人物可以說是敘事要素中最便於資料分析的。

在具體的分析實踐上，筆者在各文本選取出現頻次最高的十個角色，並取主角之外九個角頻次的平均值，設為基準值「角色頻次」，並以此計算角色和門派與地點的相對值，以便更清晰地觀察目標詞的複現率，以此說明其重要程度如何。

表 2、《太浩》整體分析

角色			門派與地點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薑元辰	32221	21.91	九州	4071	2.77
林子軒	3046	2.07	太虛道宗	3691	2.51
慕容婉兒	2030	1.38	夢界	2107	1.43
木青漪	1833	1.25	昆侖	1314	0.89
姚離	1487	1.01	靈州	1205	0.82
沈靜荷	1147	0.78			
緋龍	1044	0.71			
紀純熙	947	0.64			
玉恒	868	0.59			
楊陵	833	0.57			
角色頻次 1470.56					

以《太浩》為例，第一配角林子軒²⁷的相對值為 2.07，但他與主角姜元辰的師門，即「太虛道宗」的相對值為 2.51，這說明宗派本身在本文中是被重點刻畫的對象。而「昆侖」作為主角後期的道

²⁷ 《太浩》行文中亦常用道號、代稱來指稱角色，由於此情況在各角色指稱上比例沒有明顯區別，又有「大師兄」「師妹」等可能指向其他角色的稱呼，因此統計上均未歸併其他代稱。其他小說中，有的角色有另一重身份，筆者認為這有敘事功能的差異，可以視作不同的角色，亦未合併統計。

場，本身詞頻並不算非常高，介於第四和第五配角之間，也低於主角更早開始創造的「夢界」。

但若就此判斷昆侖在本文敘事中相對來說並不重要，則明顯違背了筆者的閱讀感受。為了進一步解釋這個現象，筆者設計了另一個方案，觀察昆侖在《太浩》中的出現位置和頻率，對其做了額外的統計。具體來說，由於網文作者的分章較為細碎，各章之間一般也沒有截然的情節斷裂，反而因為漫長寫作過程中各種因素的干擾可能存在字數差異較大的情況，筆者選擇直接以詞數為統計基準，將總詞數切分為 10 個部分，統計目標詞在各部分中的出現頻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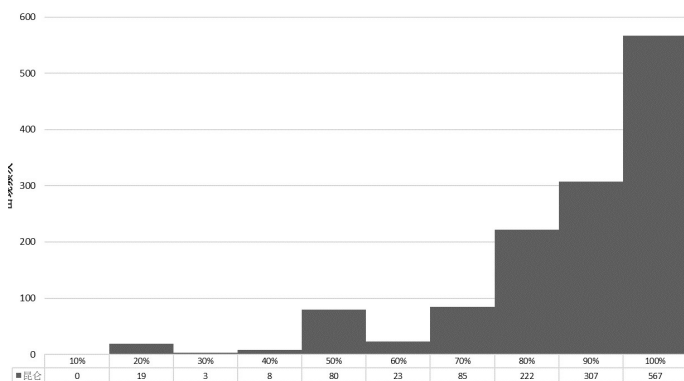


圖 2、《太浩》中的昆侖

可以看到，昆侖在本書前五分之一已經出現，在後半中則經歷了較快的數量增長，在全書最後的十分之一出現了 567 次，已經接近第十位角色在全書中的出現頻次，而最後的十分之一正是小說收攏所有劇情線索，推向高潮的部分，因此，實際上昆侖近乎貫穿全文，而且在劇情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推而廣之，使用同樣的方法來觀察《鎮魂》，則可以看出兩部作品的區別，以及昆侖發揮的不同作用。

表 3：《鎮魂》整體分析

角色			門派與地點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趙雲瀾	3072	5.47	昆侖	101	0.18
沈巍	1857	3.31	大封	87	0.16
郭長城	1020	1.82	地府	79	0.14
楚恕之	513	0.91	鬼族	78	0.14
祝紅	434	0.77	龍城	72	0.13
林靜	289	0.52			
斬魂使	274	0.49			
汪徵	248	0.44			
李茜	209	0.37			
昆侖君	206	0.37			
角色頻次 561.11					

不同於《太浩》中門派與地點的高頻出現，在《鎮魂》中，昆侖等單獨作為門派和地點指稱時的相對值僅有不足 0.2，內部也沒有拉開明顯的差距，這說明地點和修行者的集體並不是作者主要關注的對象，正文的閱讀觀感也確實如此：各方勢力基本都濃縮為單一的個體，而且往往並不述及其師承與從屬關係。在這個背景下，昆侖的特殊性在於其誕生了山神「昆侖君」，也就是主角趙雲瀾的前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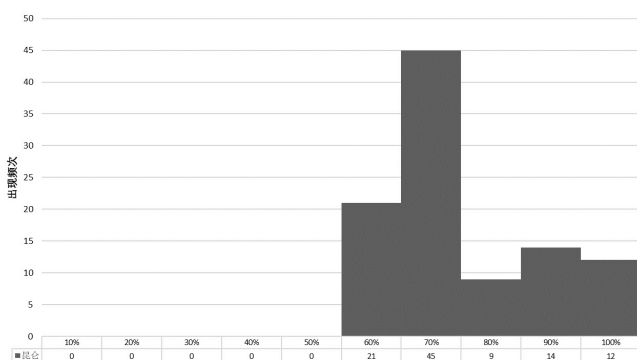


圖 3、《鎮魂》中的昆侖

觀察昆侖的分佈也可以發現，它集中在《鎮魂》的後半部分，即前世謎團逐漸揭開的劇情中，而主角本人的真相與故事最終的結局亦與昆侖有關。將「昆侖」和「昆侖君」結合起來看，昆侖在全書劇情中不被作為主要的描寫對象，卻是關鍵的情節線索，同樣是文本重要的組成。

表 4、《仙葫》整體分析

角色			門派與地點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焦飛	25571	40.04	天河劍派	1605	2.51
林小蓮	948	1.48	魔門	813	1.27
孟寬	872	1.37	七鳳界	574	0.90
蘇真	638	1.00	佛門	544	0.85
龐尉	634	0.99	龍宮	495	0.78
公孫紅	560	0.88			
徐慶	557	0.87			
鬼祖	525	0.82			
天魔童子	513	0.80			
祖神荼	501	0.78			
角色頻次 638.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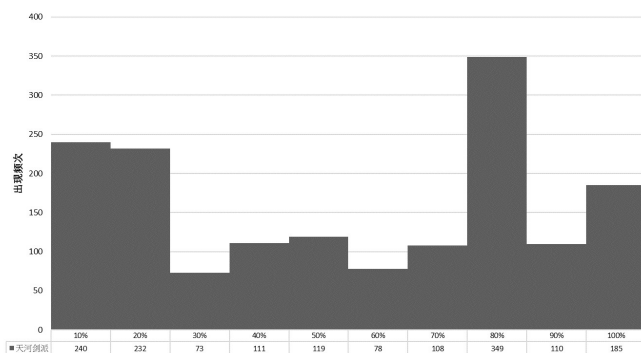


圖 4、《仙葫》中的天河劍派

《仙葫》中，「蜀山」以天河劍派、太白劍宗等門派的形式出現，其中天河劍派是主角焦飛的師門之一。使用與此前相同的方法，可以明顯看出天河劍派高頻出現、貫穿全文，且出現位置相較而言更為均勻，這證明其確為小說敘事的重要主線組成之一。

表 5、《羅浮》整體分析

角色			門派與地點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洛北	16270	14.57	昆侖	3222	2.88
采菽	2324	2.08	蜀山	1170	1.05
凰無神	1772	1.59	羅浮	596	0.53
祁連連城	1089	0.98	滄浪宮	523	0.47
小茶	1087	0.97	慈航靜齋	477	0.43
原天衣	802	0.72			
藺杭	800	0.72			
玄無奇	797	0.71			
懺東顏	703	0.63			
況無心	674	0.60			
角色頻次 1116.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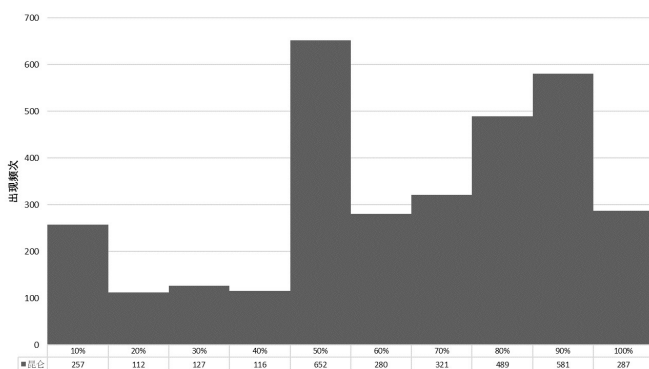


圖 5、《羅浮》中的昆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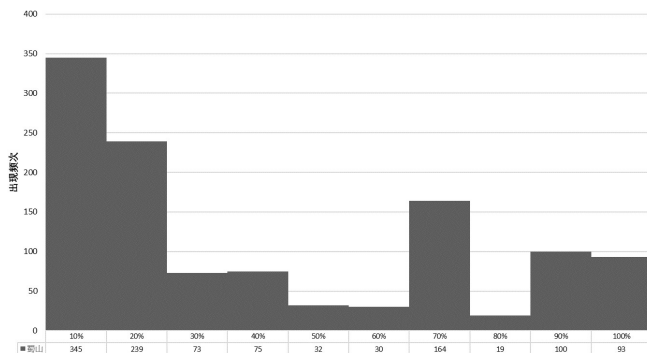


圖 6、《羅浮》中的蜀山

而在《羅浮》中，昆侖、蜀山出現的頻次分列門派的前兩位，與最主要的配角相當；且都貫穿全文，只是其頻次峰谷大致互補。回看文本，可見情節與目標詞的分佈基本吻合：昆侖是主角一直以來的敵人，後期的主線劇情即對抗昆侖，自然在中後期更為常見；蜀山是主角洛北第一個托身的門派，後來被迫叛門而出，最後二者聯手對抗昆侖，也就難免有中期的低頻區域。高頻出現的二者交織在一起，結構了劇情的核心主線。

表 6、《修真世界》整體分析

角色			門派與地點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名稱	頻次	相對值
左莫	19715	17.72	昆侖	1261	1.13
蒲妖	3189	2.87	莫雲海	934	0.84
韋勝	1546	1.39	天環	858	0.77
公孫差	1229	1.10	懸空寺	405	0.36
阿鬼	1093	0.98	小山界	391	0.35
林謙	719	0.65			
笑摩戈	613	0.55			
麻凡	586	0.53			
南玥	522	0.47			
束龍	518	0.47			
角色頻次 1112.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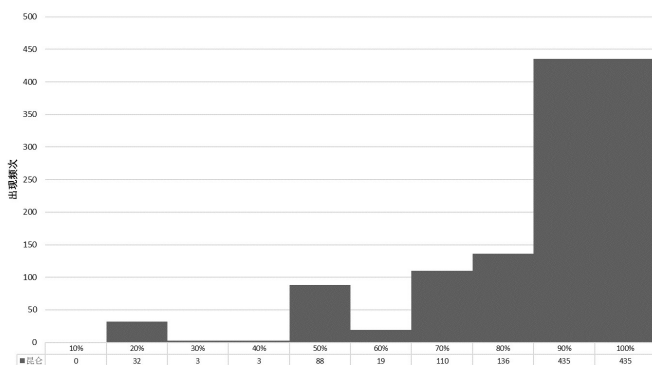


圖 7、《修真世界》中的昆侖

至於本文所涉的最後一部作品《修真世界》，就昆侖的詞頻分佈而言，它表現出了與《太浩》相似的面貌：詞頻相對值較高（在此還勝過主角後期自建的組織莫雲海），後期詞頻陡增，不過在本書中，這一變化對應的反抗昆侖的終結敘事。這也提醒我們，不同文本給出相似的資料，並不能直接認為代表其實際敘述的類同，還需要我們的具體判斷。

綜上，筆者可以得出結論：昆侖與蜀山，確實是修仙小說中的重要概念；在以上五部作品中，它們有不可忽視的地位，值得進行分析。接下來，筆者將結合文本，論述二者在這五部作品中的具體形象。

五、神仙至尊：昆侖的「至高無上」

如前可見，提及昆侖的修仙小說不勝枚舉，正由於「帝之下都」的中心地位，它在這些設定中往往扮演仙道至尊、道門魁首的角色，當然也成為了不少主角的「出生地」，但在實際行文中，卻不難發現絕大多數作者並不是將其作為尊崇的物件，而僅僅是借助它的特

殊意涵與地位給予主角便利，實際上將其打落「神格」。這裡取男頻、女頻²⁸的例子各一，藉以一窺當代網文作者如何使用「昆侖」。

（一）《太浩》：建構神話前史

發佈於《起點中文網》的《太浩》中，昆侖一開始是主角姜元辰「心界」（一種具有象徵性的內心世界）中的核心，早早立下「天柱」，後來變為一個實體的洞天，之後佔據「原始大陸」中的核心位置，成為他自己的道場。故事後期，薑元辰超脫而去，昆侖山也由傳人繼承，成為一脈道統的駐地。由於主角最後冠絕天下的超然地位，昆侖的崇高地位自然也是至高的。概括而言，昆侖山成為一個「成長」的形象，伴隨主角成為最終的世界至尊，這種形象最終的定格自然是符合昆侖本身「帝之下都」性質的，但同時不可忽視的是，它從一種確定性的永恆，變成了一個顯然被建構而成的狀態；同時，由於讀者「目睹」主角的成長，「帝」的身份實質上也被凡人僭越了。

與之相應的，主角的道友元清修行造化之道，騎青鸞，並與主角一同居住在昆侖中，顯然應和了西王母的後世傳說。在此需要澄清的情況是，雖然第二章中昆侖作為西王母居所的發展脈絡並沒有充分表現出來，但並非不存在，道教文獻中有關昆侖與西王母關聯的講述一直延續，且最終實現了對西王母地位的高抬，其原因可能是西王母作為女仙之首的形象，比一個作為「神」的帝更符合道教發展的需要，但也因此，在常規文獻中，這樣的表述就被省去了。

²⁸ 「男頻」即針對男性讀者創作的網路小說，「女頻」與之相應。但許多男頻作品也擁有大量的女性讀者，極少有女頻作品受到男性讀者關注。詳見邵燕君主編：《破壁書：網路文化關鍵字》，頁 166-187。

進入網路文學時代以後，昆侖與西王母的聯繫沒有完全斷去，但從道教文化中繼承來的另一傳統讓西王母與瑤池這一地點結合得更加緊密，水的形象也比山更貼合大眾對女性角色的身份認知，故而網文中昆侖的典型意象中不再與瑤池「爭奪」西王母的歸屬。昆侖與西王母的聯繫因此顯得若隱若現。元清與昆侖的聯繫不如主角緊密，且這種變體並不如主角「帝」的身份表述那麼明顯，正是西王母形象不明確出現的網路小說中，西王母與昆侖關係的隱晦呈現之典型。

同一作者後來寫作的《玉虛天尊》中，對昆侖相關資源整合的創作自覺表現得更加明顯，比如昆侖天柱與戰國時鄒衍大九州說的融合：

九天九地之間，是一片浩瀚無際的遼闊浩土，打昆侖山恰好處於這片浩土的中間，有「天柱」之美譽。

昆侖東側即為赤縣神州，也被稱作中洲。赤縣有小九州……²⁹

而後文的章末「作者有話說」中，他明確提及「打算寫一本融合蜀山風和封神演義的小說」，³⁰已經將自己是在自覺利用此前的文本素材一事直陳。

從作者「無極書蟲」前後多部修仙小說中對道門概念梳理之嫻熟縝密，不難看出他的資料儲備之豐富，作為極少數讀過原始道教經典的作者之一，他為神話塑造「前史」的企圖也就顯得尤為明確。而對於更多的作者，即使是半自覺或不自覺的狀態，他們在講述主

²⁹ 無極書蟲：《玉虛天尊》第27章〈九州赤縣，八荒天極〉，《起點中文網》：<https://book.qidian.com/info/1016914643>（瀏覽日期：2020年5月13日）。為行文簡潔之便，網絡小說引用僅於初次引用時提供作品信息頁，後續引文僅標示章節。

³⁰ 無極書蟲：《玉虛天尊》第45章〈神幻如夢，天人示警〉。

角成為三清四禦的過程中，也同樣完成了類似《太浩》的前史講述。這其實正體現了男頻修仙小說中最常見的故事底層邏輯：對神仙成長史的想像。正是在這樣的敘事中，修仙小說一邊講述神話的內容，一邊粉碎神話的神秘面紗，事實上用科學理性的邏輯替換了中國傳統想像中的宗教與巫術的思維。

（二）《鎮魂》：重組神話舞臺

女頻中的修仙小說整體上呈現著與男頻不同的樣貌。模糊的等級體系、複雜的情感敘事、頻繁的仙凡交際，使它們更接近傳統志怪傳奇小說的模式。在耽美小說《鎮魂》中，作者完全放棄了大型修行門派，而是採取一脈單傳或自行修煉的模式，讓仙凡不再有空間的區隔。本書中並不存在一般意義的「道門」，但修行者的不同手段與他們之間頻繁的交際提示我們，其實這是將門派壓縮為個人來簡化敘事的策略。

也正因此，本書中的昆侖不再是一個門派，而是擁有了自己的靈魂，本身成為了神，作為個體行動。此文為人稱道的其中一個因素，即是其運用中國神話傳說的元素，編織與眾不同的世界觀體系，並讓它不僅是背景，且與主人公的愛情這一主線緊密交織在一起，達成了個人之愛與世界的直接聯繫。

在設定中，盤古開天以後死去，「巨斧掉落兩頭，長柄成不周，大刀成昆侖」，而後「昆侖山天生地長，億又三千年，幻化出山魂，被封為昆侖君。」除了這種與文獻不同的大背景以外，「年幼的昆侖說不出自己是什麼感受，只是莫名地掉下一串眼淚，後來成了長

江的源頭」³¹ 這樣的表達，顯然也與原始文獻中「河水出焉」的講法相異。這個故事已經與傳統神話敘事截然不同，雖然作為神話的形式存在於文中，但已經被作者重新構造。

在完全展開故事背景的第一章，作者自注，其中一段來自《三五曆紀》。³² 此後，作者又列出屈原等來源，³³ 可見作者查閱過資料，卻有意並沒有按照原始的神話脈絡進行發展。

如果將昆侖君這個山魂同構於「帝」——這並非無憑，昆侖君在文本中是超凡力量中的至高存在之一，且最終完成了對世界的拯救，這顯然並非一般的「神」可以完成——那麼，這個文本顯然更徹底明確地完成了神話的人化，因為這位「帝」的人格化並非是由凡人入仙的潛移默化，而是直接由神化人，可以看到即使他早已是非人存在、超凡力量的頂點，仍會像普通人一樣思考，有和人類同樣模式的情愛。昆侖至高的地位成為了一個情節背景和身份標識，它提供了支撐故事發展的強大非凡力量，卻完全丟失了神聖性的色彩。

這也正是女頻修仙小說的常態，向前有大風颳過 2007 年連載的《桃花債》，往後則墨香銅臭 2017 年開始連載的《天官賜福》，不僅此三部著名寫手的知名作品，絕大多數「修仙」題材的女頻小說其實並不修煉，若稱「仙俠」也並無豪俠，往往是借神仙話本的素材構建世界與人物，修行所得的非凡能力只是故事風格的點綴或是情節的推動力，故事的重點是人際互動與情感表達，無論是修士

³¹ Priest：《鎮魂》第 76 章〈前因〉，《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onebook.php?novelid=1673146>（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³² Priest：《鎮魂》第 76 章〈前因〉。

³³ Priest：《鎮魂》第 77 章〈前因〉。

還是神仙，有多高的道行，都有與常人無二的七情六慾。

綜上所述，在修仙小說中，昆侖神話往往被當代的世俗邏輯重新塑造。在男頻中，這種重塑以講述作者構想的「新神話」為典型路徑；而女頻中，則更徹底地將素材打造成故事的舞臺，提供風格與特色，變為感情敘事的背景板。貴為聖地的昆侖尚且如此，其餘的神話傳說更亦如是。

六、護道演法：從《仙葫》看當代修仙者的劍

如果要討論修仙小說，流浪的蛤蟆是繞不過的作者，《仙葫》則是繞不過的作品。這部2009年開始連載的作品，開創出「仙葫流」這一類型，一時與《佛本是道》開創的「洪荒流」、《凡人修仙傳》開創的「凡人流」並提，雖然後來者中佳作不多，但有愛潛水的烏賊寫成出道作《滅運圖錄》，加之本身「仙葫三部曲」的後兩部，已經足以在修仙小說類型發展史中留下濃墨重彩的一筆。

毫無疑問的是，作者本人是《蜀山》的愛好者：2006年曾有一部作品直接命名為「蜀山」，2019年開始連載的最新作品《一劍斬破九重天》，開篇第一章即名為「拜師峨眉山」，他一直在提示著《蜀山劍俠傳》的相關記憶，而《仙葫》顯然也繼承了其中的劍仙形象。主角焦飛在明面上的身份正是出身「天河劍派」，飛劍是他的主要武器類型之一，先後祭煉過數個劍丸，又有一把神兵無形劍，「仙葫」的書名也應在最終融合了無形劍的「陰陽萬劍無形葫蘆」上。整個修行體系中，又有不同的修行等級對應著可以修成的不同劍術：

道門中煉氣的修為和御劍術的威力息息相關，必須要煉氣第三層感應的境界才能修煉御劍術，但也只是最低層次的取劍

百步；到了煉氣第四層凝煞，便能劍氣生煞，可以抵禦汗穢的法術；到了煉氣第五層煉罡的境界，才能劍氣化虹，亦是御劍術高段的變化，身劍合一，御劍飛行的起步；煉氣第六層丹成，便有資格穩定劍氣成絲的絕世劍術，不過也不是任何一個煉氣第六層的道門羽士都有這般資格，不但要丹成上品，更要有獨門的劍術法訣，還要在劍術上有相當的天份，許多煉氣第九層的高手，也未必就能窺到練劍成絲的門徑；到了煉氣第七層道基，便是劍術的最高境界，劍光分化……³⁴

可以看到，作者重新組織了劍仙脈絡中曾提及的大部分技巧。由於作者同時是網路問答社區《知乎》的活躍用戶，筆者試圖通過檢索他的回答，觀察其中的引證用例，來粗略判斷他的設定來源。在他的回答中，可以看到《仙俠五花劍》、《七劍十三俠》、《聊齋》等古典小說的列舉，也可以檢索到黃易、金庸等武俠名家的名字，又常有和其它網文作品的比較、網文作家的交遊，但鮮少提及具體的道家流派和典籍，可以說，其資源絕大部分來自文學領域內的閱讀。

這是當代網文作者的常態，或許在行文中使用了類似道家修行的修煉方式，但他們對道家的理解絕大部分都來自此前的文學作品——儘管它們也許已經被作者有意或無意地改造過——而不是直接源自古奧難懂的道教典籍。也就是說，對於絕大部分作品的作者，也包括讀者來說，飛劍是作為文學想像，從實物形態出發，而非從道教修行的一部分延伸出的。飛劍與劍仙等概念在道教的內部當然也有發展和變易，但沒有經過此前文學的仲介的部分，很難進

³⁴ 流浪的蛤蟆：《仙葫》第 63 章〈百里破神錐〉，《起點中文網》：<https://book.qidian.com/info/1475169>（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入當代網文作者的經驗，也就無從表現在修仙小說之中。

需要注意的是，《仙葫》豐富的劍法設定和主角不俗的劍術，並不意味著飛劍是小說實質的描寫重點或者主角最倚重的器物。在文本中，主角遠非當世劍仙修行的第一人，前有太白劍宗的鐘神秀鋒芒畢露，近有同在天河劍派的小師叔蘇乾秀劍法神妙，相較而言，劍法、術法、魔功等等同修的焦飛只能算是不錯，對於一心思慕長生的他來說，劍法只是護道的工具，或是某種道法的承載物。

其實這也正是飛劍與劍仙在當代修仙小說中的常見境遇，劍更多作為一種銳意進取的符號，以及鬥法炫技的工具——當然也因其大眾化，是設定起來最簡單的工具——而非根本的修行，飛劍的想像太有標誌性和共識性，以至於它在被廣泛使用的同時，往往失去了作為特點被濃墨重彩表現的可能。

這裡要強調一個敘事的詭計，即使主角一而再地問出「可得長生否」，修行似乎也以求長生的一個重要標準，但實際上作者著墨最多、主角表現最多的，仍然是對力量的追求，強大的功法和武器，是從一而終的主題。而更多的修仙小說中，連一個冠冕堂皇的口號也欠奉，強者為尊是明確的價值導向。在這樣的語境下，劍仙在相關文學傳統中曾經帶有的「俠」這一意味，更罕有出現。對於大多數讀者來說，當代是不呼喚俠客的時代，他們追求快意恩仇，卻並不致力於濟世伏妖。其實這個轉向在《蜀山劍俠傳》中已有苗頭，有些「邪派」其實並沒有明顯的劣跡，只是與峨眉的利益有所衝突，只不過當時的行文仍需要行俠仗義的口號，今天的修仙者則以個體自我的「機緣」和「道途」為第一考量，不再需要道義的遮掩了。

當然，「劍的精神」並沒有完全消失，多數修仙小說中仍有銳意進取、勇猛精進的劍仙傳說，或是作為前輩高人，或是作為同輩

群英之一，仍有不可忽視的配角地位。只是在事實上，包括主角在內，大多數角色使用的劍已經褪去了俠義的色彩，成為任意填充不同的空殼，或者純粹作為護道手段、演法之器而已。

這裡還要補充一點觀察：無論是古代的傳奇志異，還是《蜀山劍俠傳》，都有不在少數的女性劍修，然而在當代修仙小說中，罕有女性劍仙成為重要角色。或許這是因為有太多其他的道法傳承等著為女性角色增添審美特色，與傳統女性氣質建構明顯衝突的劍仙之道只好在強大男性審美的壓力下退讓，畢竟修仙小說作為通俗文化作品的一種仍需服膺於大眾審美的需求，而不能像文人創作一樣隨心所欲，這與《蜀山劍俠傳》借峨嵋眾多女弟子的美貌推動部分情節，實則一體兩面。

七、劍指瑤池：反抗作為一種混合模式

前文所述的文本中，昆侖與蜀山基本「各自為政」，主要從神話傳說中取材的作品屬意昆侖，追隨神魔武俠傳統的文本各立「蜀山」；但其實還有不少作品素材來源混雜，把這兩個門派的典型形象放在同一個文本中講述。《羅浮》（2009）、《修真世界》（2010）等作品，就以「反抗」為基本模式，完成了對兩個資源的重整與再造。

（一）《羅浮》：蜀山反抗昆侖

在《羅浮》中，昆侖是毫無爭議的道門魁首：

這世間的修道門派，恐怕卻沒有一個不知道昆侖。

因為數百年之前，昆侖便隱然是天下道門的領袖，數百之後，依舊如此。

無數弱小的修道門派，便受昆侖的保護與號令，便是像青城等名門大派，無形中也受昆侖轄制。

昆侖令，一面昆侖自己的權杖，便可調動無數的修道門派。³⁵

昆侖仍然是力量的頂峰，然而，昆侖並不是一個正派的形象，反而一直作為主角敵對勢力的代表，象徵著強權、墮落和刻板。對它權威性的反抗是一以貫之的，全文開始的階段，另一門派「羅浮宗」的掌門就以強力證明瞭昆侖並非不可戰勝，即使他以寡敵眾就此殞命；而此後的劇情發展，更揭露了昆侖掌門（實質上同構於「帝」）本人的墮落，以及內部正面力量逐漸被負面的勢力侵蝕。昆侖的強大與不可戰勝，變成了一個預設的符號和面具，作者通過逐步揭露其中的複雜和虛偽，將昆侖「拉下神壇」。

而蜀山的出場比昆侖更早，形象同樣典型：

天下飛劍出蜀山！

蜀山飛劍修煉決法之威力，天下公認第一。³⁶

而主角洛北隱藏了自己羅浮宗傳人的身份入世修行，正是拜入蜀山修習飛劍。此後，飛劍也一直是他的主要攻擊手段。故事前期的一個重要轉折，是洛北為了保護妖殺了玄門的道人，儘管他實際上是為了保護弱小，蜀山的師長也並不覺得他做錯了，但為了避免被昆侖借機打擊，只能將他逐出蜀山。洛北不愧於心的俠義之舉與古來的劍俠傳統有密切的關聯，此後他也多有仗劍行俠之舉，雖名為棄徒，卻真正踐行了劍俠的精神，也正是這樣的洛北最終擊殺了昆侖掌門，為師父報仇，也拯救了整個世界。這實質上是以「蜀山

³⁵ 無罪：《羅浮》第 21 章〈絕世芳華，天破！〉，《縱橫中文網》：<http://book.zongheng.com/book/38134.html>（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³⁶ 無罪：《羅浮》第 4 章〈無塵無垢、蚌妃主人〉。

擊敗昆侖」的外殼完成一個普通人靠自己的努力逐步成長，最後推翻墮落的統治者的敘事。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在這部作品中，蜀山和昆侖作為地理位置的一面尤為突出，主角進入蜀山、被逐出蜀山、反攻昆侖等重要的情節轉捩點，都以他在空間位置上的變動為標記。強調門派的地理屬性，並非修仙小說中的通例，在可縮地成寸、仗劍飛行的修仙世界中，相對距離的遠近和方位其實失去了意義。但尤其昆侖、蜀山這樣常見且本身帶有文化意涵的地點，在地理位置的層次之上更有默契的權力位置印記，在這樣的「絕對位置」之中，出入這些地點的含義，無需額外交代闡釋，也能夠讓讀者識別並認同，這也是它們頻繁出現的原因之一。

（一）《修真世界》：武力反抗權威

《修真世界》中將這個反抗更推進一步。此書中，昆侖不僅是頂級的門派勢力，而且還融合了蜀山的形象：

在任何一位劍修心目中，昆侖都是至高無上的存在，它意味著強大，意味著主宰，意味著絕對的力量，意味著最強的劍修。它是昆侖境的真正主人，亦是修真界的領導者。³⁷

但與此同時，昆侖也不再是超然世外的仙門，而是一片廣袤區域的實際統治者：

昆侖統治著整個昆侖境。每個門派，都需要向昆侖繳納賦稅。他們收入的一部分，都要流向昆侖，變成晶石，變成材料，

³⁷ 方想：《修真世界》第 120 節〈無法抵擋的誘惑！〉，《縱橫中文網》：<http://book.zongheng.com/book/45669.html>（瀏覽日期：2020 年 5 月 13 日）。

用於昆侖弟子的修煉，用於昆侖的日常消耗。³⁸

也就意味著，昆侖已經降落到與凡俗相接混同，它在力量上仍高高在上，但在社會關係上已經完全與整個世俗世界接續且不可分割，也是在這個背景下，它的處事邏輯完全是世俗化、自利傾向的：它犧牲底層作為誘餌以摘取戰爭的勝利果實，此後更用種種偏門手段奪取了更多領地，表現出無底線的貪婪。《羅浮》中的昆侖尚是逐步墮落，《修真世界》則告訴我們，這樣的權威從一開始就是惡的。

在這樣的敘事中，出身小門派無空劍門的左莫逐步成長，在門派被昆侖陷害後，帶著幾位元同門和後來認識的朋友搭建起一個龐大的勢力，最終戰勝了昆侖。由於昆侖是劍修的至高，劍曾附帶的正義性亦被抹平，左莫自己也並不在個體層面上執著於劍修手段，正如前述，只是將劍作為一種護道之器，但由於出身和大環境，身邊的同伴中劍修不在少數，手下更有一支劍修組成的「朱雀營」充當攻堅部隊。祛除了各種附加的精神意義以後，劍只作為統治者與反抗者共用的純粹武器，「蜀山反抗昆侖」的敘事被進一步簡化為「武力反抗權威」。只是在這個敘事中，又難免產生疑問：既然沒有精神層面的明顯差異，又使用同樣的大勢力結構，如何避免新勢力成為下一個昆侖？

蜀山與昆侖及其背後的文化淵源之運用與整合，註定是複雜交纏的，除了「反抗」，當然也有「融合」（其實《修真世界》也可以歸為「融合」）和單純的「並列」，在此不做窮舉，僅以此提示它們在這個場域中混合的可能性與一種常見形態供參考。

更值得在此說明的是，「反抗」本身就代表著同台競技，正如

³⁸ 方想：《修真世界》第 394 節〈猜測〉。

起義要先高喊「王侯將相甯有種乎」，其實無論是《羅浮》還是《修真世界》，設計的昆侖都是昆侖與蜀山的混合物，它表面上似乎還是那個高遠的聖地，實質上卻只高不遠，早已被拉下神壇，弱化成了「領頭羊」。當遙不可及的神仙墜落到一群凡人修行後形成的「修行界」，也就變成了可以被擊敗的對手，只是很強罷了；這就像仙人變成了武俠世界裡的頂尖高手、西方奇幻 DND 設定的眾神遭遇聖者浩劫，³⁹ 實為「降維打擊」。

在那些並不涉及昆侖蜀山的修仙小說中，這一切也早已發生並成為慣例。當神仙不再只是一群天賦異稟的天生神聖，亦不必是經歷奇遇的異人，更多的是作為一群強大的修行者，而修行機緣可以刻意尋訪甚至靠金銀換取，他們與拳擊冠軍是否還有本質的區別，他們還可能被無條件地敬畏嗎？修仙小說繼承著悠久的神仙想像，但同時也或許不自覺地將它們徹底肢解了，超凡的夢幻所懼怕的並非堅決的不信，而是可信的解釋。

八、結語

如前所述，修仙小說從龐大的本土文本素材和文化傳統中生長出來，又在網路空間中與異國的文本甚至不同的娛樂形式（如遊戲、影視）碰撞融合，有著豐富的解讀可能，同時也意味著完全清晰淵源指認的不可能。本文嘗試提供一個觀察的角度，在提供一些線索的同時，也存在過度解釋的風險，對其透視深度的控制還需要進一步討論。

但至少，通過對昆侖與蜀山兩類道門的不同想像，我們看到了

³⁹ 神上之神將諸神貶到凡人的世界，並勒令每個神只能擁有一個聖者，「一具凡人的軀體、一個人類的生活」。在聖者浩劫中，許多神祇被凡人殺死。

修仙小說的作者們的素材來源之豐富，文化背景之深厚，世界設定、情節設計乃至理念傳達之參差多態。在網路小說中，作者潛意識或自覺的創作構想，正是借助這樣的公共能指嵌入龐大的閱讀資料庫中，它們也是讀者理解和接受乃至再創造文本的重要介面。眾多這樣在不同文本中不斷複現的中華文化特色概念，以及其上生長的各色想像，構建出了修仙小說這一類型整體意義上瑰麗而複雜的虛構世界，這也是修仙小說作為網路類型小說中的一支長盛不衰的根本原因之一。

不過，與此同時，神仙傳說變為道門想像，也是無可觸及的神話被拉近、「降格」為可以假想的另一種社會形態的過程，在這一變化中，東方特色想像被「普世」的利益關係與理性邏輯完全取代的可能性也早已潛藏。近年來已經有部分商業成績優秀的、帶有修仙元素甚至命名帶有「修仙」「修真」等的小說，如《修真聊天群》（聖騎士的傳說，2015），使用近乎完全現代都市的邏輯和漫畫式的敘事風格與時興的網路段子，我們當然可以說這是類型的融合和交叉，但事實上古典東方基本僅僅作為名詞的點綴。不作為獨立的類型，而是化作其它類型的包裝，滲透（同時也是泛化）到更廣的類型領域，這同樣也是修仙小說的其中一種演變可能。修仙小說作為中文網路小說中最具本土特色的一類，還有待更多的透視。

引用書目

一、古籍

1. 《雲笈七籤》，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
2. 王嘉：《拾遺記》，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
3. 李冗：《獨異志宣室志》，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4. 劉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5. 歐陽詢：《藝文類聚（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
6. 顧實編：《穆天子傳西征講疏》，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年。

二、專書 / 專書論文

1. 邵燕君主編：《破壁書：網路文化關鍵字》，北京：生活書店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
2. 徐國楨：《還珠樓主論》，上海：正氣書局，1949年。
3. 袁珂：《山海經校注》，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4年。

三、期刊論文

1. 王立：〈重讀劍仙聶隱娘——互文性、道教與通俗小說題材母題〉，《商丘師範學院學報》，第3期，2001年6月，頁31-34。
2. 李炳海：〈以蓬萊之仙境 化昆侖之神鄉——中國古代兩大神話系統的早期融合〉，《東嶽論叢》，第4期，2004年7月，頁139-143。
3. 張澤洪：〈論道教西王母與昆侖山神話〉，《道教學刊》，第

2 期，2018 年，頁 23-38。

4. 羅焱英：〈昆侖神話與漢唐道教的世界結構〉，《雲南社會科學》，第 1 期，2014 年 1 月，頁 149-154。
5. 鄭保純：〈試論「武俠思維」——以《蜀山劍俠傳》中的「劍」為中心〉，《蘇州教育學院學報》，第 33 卷第 3 期，2016 年 6 月，頁 34-40。
6. 羅立群：〈明清長篇劍俠小說的演變及文化特徵〉，《文學遺產》，第 3 期，2010 年 5 月，頁 108-116。

四、學位論文

1. 宋巍：《中國古典武俠小說史論》，陝西：陝西師範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論文，2006 年。

五、網路資料

1. 《晉江文學城》：<http://www.jjwxc.net/>
2. 《起點中文網》：<https://www.qidian.com/>
3. 《縱橫中文網》：<http://www.zongheng.com/>